

放飞的信笺

肖黛

乔治是忧郁的。
乔治的忧郁凹凸叠错,因此深刻又弥漫,而我心里,有我一直书写着的既无地址也无收信人姓名的信笺。我总想,那个地方怕不是我们这座城池里的一个秘密洞穴?那个人以及他的姓名也只怕仅仅是一个梦幻的结果?乔治对我露出一个旧式笑容。这笑容我似曾相识,像在阅读过的哪部小说里曾经邂逅般地亲切。诚然,唯有笑容绝不可靠,它们将瞬息而逝。不过那被笑意笼罩着的忧郁还是打动了,并促使我继续写那种稀奇古怪的信了——信是在家里写的。家什都低矮,色调都偏重。三面墙体洁白如纸。另一端竖着顶天立地的一壁书橱。书们也都安分,像恭候爱情随时到来一样。
我和乔治结识的缘由是他骑自行车撞倒了我。之后他在电话里问怎么样,还有问题吗?当时我下意识揉摸了受过伤的左腿胫腓部。再之后我们敲定了一个小小的饭局。乔治极能喝酒。可他说过去还要强些,现在么,喝个七两八两的,头还真有点晕。后来,真正晕头晃脑的是我。回到家里,我让音乐环绕着我的思路,一边织毛活儿,一边写着那无字的信笺。我是为自己织一件火红的、元宝针的,且宽宽大大的毛外套。织得不算快,有一年多了。其间重拆重织了好几回,但我仍然迷恋这

活计,它能使我心境平坦,更能使我具体地体会女人,体会在某种意义上的好女人的感觉。而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好女人呢?经验告诉人们,好女人的心里总是被一个男子装得满满当当。
乔治要出差去了,走之前委托我给他在家的妻子送几帖中药。他的家是在煞白的灯色和飘动的绣花窗帘中渐渐显出的。家里的橱柜、写字桌和一圈胖胖的沙发都既无风格又陈旧,但极为安静。深处,半明半暗的卧室里传出电视节目声。一个干瘪虚弱的妇人用柴棒样的手指在遥控器上敲了敲,电视机的音息就全没了。妇人的身体佝偻着,两条平放在床面上的腿淹没于一条毛毯之下,她的嗓音尖而干涩。我不曾猜问是高血压、脑溢血还是脊椎病使她如此地瘫瘫着。我只想立刻抱着头逃窜。她的深重病患触痛了我曾经微妙的伤口。我那个既不能影响行动更不妨碍思

想的伤口长约两寸,划裂深度约半厘米。医生在诊断书上分明地写着“皮外伤……伤口包扎……抗感染……”
我的信被乔治的故事感染得忧郁万分。我擦拭桌椅,拖地板,把晾干的衣物折叠好,接着抓起一本诗集。我早已将诗人土伯特伯特的颂歌读得烂熟,然而此时仿佛才读懂了——他们的妇女弓着背脊,臀部和腿部的线条被紫色的阳光透视着,而胸前颈边的银饰灿烂无比。他们的妇女眺望远天,把远天眺望得风动云散。他们的妇女似乎还在等待着一个声音。那是鼓号,是马蹄叩地,是属于妇女们的男子从弯臂里划向苍穹的悲光……他们的妇女就这么高贵,他们的男子就是为了妇女们的更加高贵而宣言过,而盟誓过,而征战过,而牺牲过,并将周而复始。尽管妇女们是痛苦的,是伤痕累累的,就像乔治的妻,也

攀过隆起的大山大巅,也路经过静悄悄的村庄,也和他一起跋涉过无边无际的草原戈壁。
我无法不珍惜乔治,就同沧桑农人可能会对一辆破旧失用的马车,对马车上的轴轮,对轴轮间的一片铁木,都系念极深。
因了乔治,我像失恋了似的徘徊在孤独中很久很久。也因了乔治,我肯定在我的世界里一定有一个还没有被我发现的秘密洞穴。那里面一定有我自己的生活的结果我的爱情。
对吗,乔治?
乔治依旧笑了。笑中的忧郁把我模糊得火红,就像我已经穿上了那件织了太长时间的毛外套。如果今后或者将来或者来世我还能在一种旧式笑容里遇到乔治,我基于他,爱总是年轻,是崭新,是永恒的活力,是我和一个健康而又投缘的男子在一起所产生的激情。

沙漠·星空·非洲鼓

权芳

在我长达几百米的“愿望清单”中,“去沙漠看星空”是其中之一,现在可以划去了。
如果没算错时差,应该是摩洛哥时间2018年11月10日,我们从Boumalne小镇驾车去梅尔祖卡。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在冲天的尘土中到达梅尔祖卡。土墙,斑驳的油漆大门,荒凉空气,偶尔一见的几棵树。嗡嗡作响的牛虻和苍蝇……时间仿佛停滞。我觉得需要去买顶牛仔帽戴上,再找家闹哄哄的小酒馆……可惜这两样都没有。
不知等了多久,陆续又来了些游客,各国的都有,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他们的驼队陆续到来,驮着他们离开我们的视线。望眼欲穿地等等,终于,属于我们的驼队来了!12峰细脚伶仃的单峰骆驼,温柔而安静,毛茸茸的大眼睛与我直视。牵骆驼的阿拉伯小伙子轻声发出指令,它们逐一跪下,但仍然显得高大。我迈着我的小短腿,死死抓住鞍子,摇摇晃晃地爬上骆驼。啊,它站起来了!我们的沙漠之旅,真正开始啦。
难怪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即将西斜的夕阳下,12峰骆驼排成一队,影子缓缓向前,一起一伏,驼背上的人影跟着一起一伏,可不就像一只一只的小船在无边的海面上前行?
起初还看得见沙漠与陆地的“过渡地带”里有各种植物:仙人掌、芨芨草、骆驼刺……渐渐地,黄沙漫漫,不见他物。放眼四望,茫茫无际的金黄色沙丘,耳旁只有轻微的风声、偶尔的一两只飞虫声,以及驼队单调的脚步声和突然的喷气声。安静极了,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我转身对密说:“此处应有一首阿拉伯音乐,忧伤、亘古、悠远、苍凉的那种……”
牵骆驼的阿拉伯小伙子头部缠着厚厚的头巾,身穿长袍,脚下是一双此地常见的“沙漠鞋”。我的想象力又插上了翅膀:每天,他得这样牵着骆驼在沙漠中行走多少个来回呢,他会不会很累,很厌烦这份工作呢,他的收入有多少呢,家里是不是有很多亲人等着他这份工资生活呢……我问他叫什么,他有点羞涩地说,他叫阿里巴巴。“Alibaba is a happy boy!”我说。他高兴地笑了。
晃悠悠,摇摇摆摆,驼队不知疲倦地走着,要不是屁股开始疼,我都快睡着了。气温逐渐低下来,阳光的威力越来越弱,光线不断变幻,目之所及,沙丘的阴影面积越来越大。在一处地势略高的沙丘处,阿里巴巴发出指令,驼队停下来。他示意我们朝西边看——啊,沙漠落日!仿佛一个即将燃尽的火球,带着最后的耀目光辉,无奈又决绝地沉入地平线。在完全隐没后,最后的一道光束,在地平线处留下一道河流一般的亮色。好像就在几秒钟之内,那个叫做“夜色”的大网,渐渐罩

下来。
继续爬上骆驼,在夜色中高高地低地行走。又不知走了多久,我忽然听到,风中隐约传来唱歌的声音,非洲鼓的声音。凝神细听,又听不见了。再走一会儿,地势渐渐凹下去,歌声和鼓声变得真切——营地到了。这一带散落着好些“帐篷宾馆”,此时正是游客们欢声笑语时。
两列各四顶华丽的帐篷相对排列,是客房。尽头处单独一顶帐篷,是餐厅和厨房。发电机轰轰作响,营地一片雪亮。下了骆驼,迈着外八字慢慢挪到跟前,看清营地前方的沙地上,被人用一个个的烛台围成一个巨大的心形,烛台里还有未燃尽的小半截蜡烛,显然这是哪个浪漫的男人在这里对他的恋人表白留下的印记。会是谁呢,是哪个国家的人呢?我又开始想象……
晚餐不必细说,在我看来乏善可陈。更大的原因是,我惦记着我的星空,没什么心思细细品味。
晚餐快结束时,外面咚的一声响,紧接着鼓声大作。篝火燃起来了,四周围起了各国面孔的游客们,阿拉伯人敲响了非洲鼓。熊熊篝火的映照下,每个人都满脸笑容,好像这并不是为了谋生而进行的工作,而是一种快乐的释放。跟随着鼓声的节奏,演奏者身体也在有节奏地晃动,周围游客们也不由得跟着晃动。忽然,我做出一个不经过大脑的举动:夺过身边一个阿拉伯人的鼓,开始拍打。他立刻往一边让让,并示意给我左右手的击打节奏。磕磕巴巴的几下后,我竟然跟上了节奏,有模有样……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非洲鼓”,真是特别难忘的体验!
四周全是鼓声,此起彼伏,没有停歇。远处,再远处,都有雪亮的营地,有明亮的篝火,沙漠之夜被点燃,空气被搅动得沸腾起来。
夜更深了,有一两个游客含笑向其他人道别,回客房休息了。接着,三三两两的游客起身道别。鼓声渐渐低下去,慢下去,终于停了。篝火也燃尽了最后一根木柴,留下一缕烟尘和一堆灰烬。欢乐总会逝去,但若永远欢乐,那欢乐也就不值得珍惜了。
走远些,站在高处的沙丘上看,营地像个安静的港湾,港湾里的人们渐渐沉睡。空气很凉,越来越亮,我和密穿着羽绒服,还是忍不住哆嗦。但这都不算什么,因为星空实在是太美,太震撼了。一颗颗钻石洒在深蓝色的天鹅绒上,每一颗都闪闪发光。它们都是怎样的一个星球,银河系究竟有多少个星球?
躺在冰凉的沙子上望着天空,我俩很久不说话。真的,除了幼时看见过晴朗清澈的星空,有多久没这么安静地看星星了?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说,就是静静地看。如此繁密,如此耀眼,如此远又如此近。远在多少光年以前,近得生怕它们一不小心掉下来,刚好掉在我的身边……那我捡还是不捡呢,该怎么说清这颗星星的来历呢……我为这个问题而烦恼着。
大概为了让我变得正常点,密说,其实天下沙漠莫不如是吧,不同的是,这是撒哈拉沙漠。人们总是乐于追求不同的、远方的风景,千里迢迢至此,无非为了此刻。

最后的光芒隐入天际
当青裸低垂
洋芋花羞怯的红颜褪去
夜色深沉如胡麻的蓝衫
小院琴歌徘徊
厢房吃语四起
我是裹一身缙衣的更夫
从生死的最深处破壁

只能选择夜半归来
巡视自己的庄廓
清风依旧明月依旧土墙的苍老依旧
门楣上褪色的对联依旧泛白的灯笼依旧
醉汉的脚步踉跄依旧
女人的低语孩子的啼哭依旧
家畜的沉默依旧
它们听得懂我的哀愁

孤独的磷火将要熄灭
这注定是最后的告别
我的火镰、犁铧、石磨和木凳
我的玉米、燕麦、水窖和牛车
没有人为我的离去悲伤
没有人为我的归来欢喜
我是一个不期而至的造访者
一个备受冷落的归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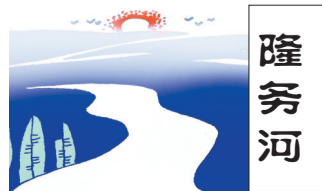
用几近凋零的目光抚摸你们
渐渐枯萎的指尖上最后的怜爱
给开放的黄花投粉
我将夜夜归来
直到时间的风撕碎绣花的衣襟
直到泉声蹄惊掠飞宿眠的鸦群
直到双翅沉重如磐
片片坠地化作残破的灰烬

囊儿

黄昏升起的时候她的炊烟升起。
许多年前,垂着长辫的母亲在灶前,
在乡间的风雨中,黑夜点亮它的灯来照明
她默默聆听干枯的麦秸的絮语
低声唤着:囊儿,囊儿

囊儿承袭她的样子承袭她柔韧的腰身和性子
黛色远山,达肯大坂
我眼里只有一朵花,一朵朝颜
从年少走到鹤发荣华萎尽
我也只识得一个名字:囊儿,囊儿

青海,季季短暂,聚散本是常态
生命总感漫漫。那跨越了荒野的纤足
也跨越僻远小镇,跨越长长岁月
这魔盒只有一人打开,一人藏着秘密



魂兮归来 (外三首)

梅朵

心上的钥匙刻着:囊儿,囊儿

而今逝声如水,默默诵念呀
倘若遗忘是一杯浓酒我是饮了它呢?
以山,以水,以我走过的草原和谷地
以平生第一首诗,以倾倒的墨迹
吐出念想,醉语:囊儿,囊儿

过祁连

往昔的风呼啸在耳
在连天的雪色中,冷龙岭节节退却
神抛下白练,星子隐落天际
喇叭声声于荒草的眠床
引领者潜藏夜幕之后

大雪封山
祁连一袭白袍,令我想起盛夏的敦煌
他坐在昏暗的室内
周身雪光熠熠美若天神
那将是个怎样的所在
未知世界的栖息地?

一走卅年
戈壁的午夜
这亲手点燃的夜半的大火大火啊
烧了整整一生
在生命最深的皱褶里,终成痼疾

一声鸿雁,双泪洒落襟前

重阳后,山中

如果是深秋,在北方,在山中
如果曾于黄叶树下,目送一个人远走
且忆起深夜相惜东篱把酒
且忆起当时言说灯下白首

且忆起那日饮者遥望终南
且忆起北方栗树,这衣袂飘举的女子弹拨唐
时之乐
药师之香漫过相依灵魂
汤池生烟冷月无声

世间多泥做的神龛
最后的蝴蝶在秋千上起舞
说是遁世最是无可治愈
说是薄幸最难消解浓情
怎样的大起大落旷世之爱
竟是死于暗伤亡于遗忘

且忆起曾幽幽叮嘱
此情莫待莫教成为追忆
细读这青绿山水
画卷原是空旷人生终成留白
落英满地,岁月凋残,告别猝不及防